

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中 “文文其有家”試解

陳 致

2012 年第 8 期《文物》上發表了李學勤先生《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》、李守奎先生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與周頌》、趙平安先生《〈芮良夫詛〉初讀》三篇文章，^{〔1〕}李學勤文主要介紹了簡文，其中包括《周公之琴舞》、《芮良夫詛》、《說命》上、中、下三篇、《赤鵠之集湯之屋》、《殷高宗問于三壽》、《良臣》等，其中《周公之琴舞》，據李學勤先生介紹，簡文開首云：“周公作多士敬（傲）恣（毖）璽（琴）璽（舞）九絃（遂）。”其後又云：“武王作敬（傲）恣（毖）璽（琴）璽（舞）九絃（遂）。”隨後，列詩一篇，其內容即《詩·周頌·敬之》，文字與詩句略有異同。其後又有詩九篇。^{〔2〕}又據李學勤先生介紹，“簡文在周公‘多士傲毖’下面，列詩一篇，冠以‘元內（入）啓曰’”，而後有“亓（再字之誤）啓曰”、“三啓曰”以至“九啓曰”。因全部內容尚未公佈，未知其詳，但李學勤與李守奎、趙平安三位先生的文章中討論到的幾個問題，其中如：頌、容、額、庸諸字的關係：^{〔3〕}大武樂章與周頌的問題；^{〔4〕}還有《敬之》一詩中“日就月將，學有緝熙于光明”

〔1〕李學勤：《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》第 66—71 頁。李守奎：《清華簡〈周公之琴舞〉與周頌》第 72—76 頁。趙平安：《〈芮良夫詛〉初讀》第 77—80 頁。

〔2〕李學勤：《新整理清華簡六種概述》，《文物》2012 年第 8 期，第 66 頁。

〔3〕《萬舞與庸奏：商代祭祀樂舞與詩經中的頌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2008 年第 4 期，第 23—47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本文認為最初的“頌”與甲骨文中的上从庚下从“凡”、“同”、“用”一字和文獻中的“庸”關係密切，詳細討論見陳致著，吳仰湘、許景昭、黃梓勇譯《從禮儀化到世俗化：詩經的形成》第二章，第 37—99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。

〔4〕筆者認為“大武”在商周之際，經過了創制，再創制的過程，見陳致著，吳仰湘、許景昭、黃梓勇譯《從禮儀化到世俗化：詩經的形成》第三章及表十四，第 160—168 頁。英文版見 Chen Zhi, *The Shaping of Book of Songs: From Ritualization to Secularization* (Sankt Augustin: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52, 2007), pp. 165 - 173。

的本義,筆者都非常有興趣。^{〔1〕} 這次清華簡第三冊的出版,必將有助於更好地理解以上的問題,故十分期待。即從目前公佈的資料來看,就有許多問題,頗能引發進一步的思考和研究,今以《周公之琴舞》其四啓中“文文其有家”爲例,謹以所得,呈諸方家君子,望有以教之。

據李學勤文,《周公之琴舞》中“四啓曰”之下,開端說:“文文其有家,缶(保)監其有後,孺子王矣。”

“文文其有家”,初看不易解,我認爲即“臺臺其有家”也。“文文”一詞,古書或从心作“忞忞”,《說文》中有其字,云:“忞,自勉彊也。”揚雄《法言·問神卷第五》云:“彌綸天下之事,記久明遠,著古昔之靈靈,傳千里之忞忞者,莫如書。”或从日作“旻旻”,如司馬相如作辭,“般般之獸,樂我君囿;白質黑章,其儀可喜;旻旻睦睦,君子之能(態)”(見《史記》卷117《司馬相如列傳》)。又從豐作臺,如慧琳《一切經音義》中“雜阿含經第一”之第二十一卷云:“臺臺,亡匪反。臺臺,猶微微也。亦進兒也。”但簡文出現的“文文”,還是第一次見到。

《詩·大雅·文王》曰:“臺臺文王,令聞不已。”毛傳云:“臺臺,勉也。”《詩·大雅·崧高》:“臺臺申伯,王績之事。”《詩·大雅·崧高》鄭箋亦云:“臺臺,勉也。”^{〔2〕}故“文文”即勉勉之義。《漢書·王莽傳》“自公受策,以至於今,臺臺翼翼,日新其德”,顏師古注云:“臺臺,勉也。翼翼,敬也。臺音武匪反。”故“臺臺”又作“臺臺”,俱作“勉勉”義解。《詩·大雅·棫樸》就說:“勉勉我王,綱紀四方。”這些應該是當時一成語。關於此成語,清代李富孫有詳盡之論述,筆者撰《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》^{〔3〕}一文中嘗引之曰:

“臺臺文王”《墨子·明鬼下》引作“穆穆”,董氏引崔《集注》本作“娓娓”,《詩攷》同。案《墨子》作“穆穆”,當涉下章之文。《釋詁》曰:“臺臺,勉也。”《說文》無此字。徐鉉謂當作“娓娓”。然“娓娓”與“嫩”同。董氏引《說文》:“娓娓,勉也。”今《說文》無此文,此改《爾雅》以爲《說文》,甚誤(原注:詳見《易

〔1〕《“日居月諸”與“日就月將”:早期四言詩與祭祀禮辭釋例——詩經與金文中成語(四)》,將收入《中國古代詩歌傳統與文本研究》,中華書局2012年將出。“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oetic Legacy and Textual Studies in Pre-modern China”《中國古代詩歌與文本研究國際論壇》,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, Dec. 4, 2010。轉載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,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SrcShow.asp?Src_ID=1410。

〔2〕毛公傳,鄭玄箋,孔穎達等正義:《毛詩正義》卷18,第298頁。見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第566頁,中華書局1983年。

〔3〕《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》,《東方文化》第41卷第2期(2008),第1—56頁,香港大學中文系。

釋》)。錢氏(本文案:即錢大昕)曰:“豐即釐字,其从文者,後人妄增。”開成石經及宋版《易》《詩》絕無作“釐”者。《廣韻》“釐”下重出“釐”字,注云俗,此其證也。先鄭讀釐爲微。微从微省。微與尾古文通用。《周官》之嫔即《說文》之媼。媼,讀若媚,與今人讀異。釐、媼古今字。微訓美,同訓亦必同音。後人讀微,許歸切,因轉釐爲許覲切,失先鄭之音矣。豐者,釐之省,隸變爲釐。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。段氏(本文案:即段玉裁)曰:“釐即釐之俗,从分聲。”《說文》:“忒,自勉彊也。”釐釐即忒忒之假借也。〔1〕

李富孫的考證極有眼光,從後來的研究來看,李富孫所說基本準確。但是說从“文”的“釐”字爲後人妄增,從現在所出的清華簡第三冊中《周公之琴舞》看,則又未必。“文文”、“釐釐”、“𠂔𠂔”、“忒忒”、“釐釐”、“豐豐”、“媼媼”,顯然皆音近而轉。此詞語文獻中屢以不同形式出現,如筆者在《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》〔2〕一文中又曾討論到:

余按:《詩·大雅·崧高》:“釐釐申伯,王績之事。”鄭玄《箋》:“釐釐,勉也。”〔3〕《漢書·張敞傳》:“今陛下游意於太平,勞精於政事,釐釐不舍晝夜。”顏師古注:“釐釐猶勉強也。”〔4〕釐釐乃勤勉於事也。猶媼媼。《楚辭·九辯》:“時釐釐而過中兮,蹇淹留而無成。”猶行進不斷貌。釐釐有勤勉之義,馬瑞辰論之甚詳,謂:“釐釐、媼媼、勉勉、明明、沒沒、勿勿、穆穆、𠂔𠂔,皆以聲近互轉,字當以忒忒爲正。”〔5〕于省吾由馬瑞辰說申述之,亦云:“實則,膚敏乃黽勉之轉語,膚與黽、敏與勉並係雙聲。古籍中訓勉的字多義隨音轉,本無定字,如釐、閔、明、𠂔、𠂔、𠂔、薄、孟、冒、茂、懋、牟、侔、𠂔、𠂔、莫、密等,不可勝數。”〔6〕然徵之金文,穆穆與釐釐義頗爲近。如春秋晚期蔡侯盤(集成 10171)、蔡侯尊(集成 6010)銘云:“穆穆𠂔𠂔(釐釐)”,《大戴禮》之“釐釐穆穆”,是其顯證。以此證之《墨子·明鬼下》之異文“穆穆文王,令問不已”,則此或爲本文,即下文之“穆穆文王”。

金文“釐”字的認定,宋人已以意揣知。歐陽修《集古錄》引當時善識商周文字的太常博士楊南仲云:“釐,今幡爲許刃,而釐芑之釐(音門),用之爲聲。《詩》‘鳧鷖(音

〔1〕李富孫:《詩經異文釋》卷 12,頁 1 上—1 下。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75 冊,第 240 頁。

〔2〕《清代詩經異文考釋研究》,《東方文化》第 41 卷第 2 期(2008),第 38—39 頁。

〔3〕毛公傳,鄭玄箋,孔穎達等正義:《毛詩正義》卷 18,第 298 頁。見阮元校刻《十三經注疏》第 566 頁。

〔4〕班固撰,顏師古注:《漢書》卷 76,第 3219 頁,中華書局 1962 年。

〔5〕馬瑞辰:《毛詩傳箋通釋》第 795 頁。

〔6〕于省吾:《澤螺居詩經新證》第 136 頁,中華書局 1982 年。

醫)在鬢’,又省爲鬢。《易·繫辭》又讀如尾,鬢(門)、尾、眉,聲相近。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。豈鬢、眉古亦同音歟?秦鍾銘亦有鬢字。故鬢疑爲眉。”〔1〕徵之金文,楊南仲所猜測的是正確的。文獻中又有“閔閔”一詞,當與“文文”等同義。《左傳·昭公三十二年》:“王使大夫富辛與石張如晉,請城成周。天子曰:‘天降禍于周,俾我兄弟並有亂心,以爲伯父憂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遑啓處,于今十年。勤戍五年,余一人無日忘之,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,懼以待時。’”“閔閔”在此處也是“勉勉”之意,當無疑義。《老子》第二十章云:“俗人察察,我獨悶悶。”范應元注引傅奕本謂此字當作“閔”。朱謙之云:

又“悶悶”,傳、范作“閔閔”,“閔”上均有“若”字。范應元曰:河上公及諸家並作“悶悶”,音同。韓文公古賦有“獨悶悶其曷已兮,憑文章以自宣”,詳此“悶悶”字,註云“一作悶悶”,正與此合,今從古本。〔2〕

朱在第五十章“其政悶悶,其人醇醇”注中又云:

又“悶悶”,傳、范作“閔閔”。范曰“閔音門。”案“閔閔”、“悶悶”可通用,說見二十章。“悶”,說文:“慙也。”《楚辭·惜誦》“中悶瞀之忡忡”,注:“煩也。”疑“悶悶”本或作“慙慙”。夏竦《古文四聲韻》引古《老子》有“慙”字,作。

易順鼎曰:按《道德指歸論》云:“不施不予,閔閔縵縵;萬民思輓,墨墨倖倖。”“閔閔”即是“悶悶”之異文,“倖倖”即“瀄瀄”之異文。傅奕本作“閔閔”、“倖倖”,即本此也。〔3〕

實則傅奕本作“閔閔”,可能更應該是先秦至西漢間的古本文字。“閔”與“文”時相通假,其例尚多,如上博簡《孔子詩論》中“亞(惡)而不憫”的“憫”字,作,其下部从“又”;上博五《季庚子問于孔子》9號簡,“丘昏(聞)之牀(臧)文仲又(有)言曰”,其“文”字作。似頗有“臺”字之遺迹。馬王堆帛書所出《老子》甲本第二十一章云:“我欲不欲,而民自樸。其政閔閔,其邦屯屯。其正(政)察察,其邦夬(缺)夬(缺)。”所謂“其政閔閔”也是“其政勉勉”、“其政鬢鬢”之義。

鬢鬢中的鬢字也就是金文中所屢見的“鬢壽”的“鬢”字,今作“眉”。上文所引的蔡侯盤(集成10171)、蔡侯尊(集成6010),其文云:“穆穆鬢鬢。恩憲訢觴。威義遊遊。霈頌託商。康諧穆好。敬配吳王。不諱考壽。子孫蕃昌。永保用之。千歲無疆。”其

〔1〕歐陽修:《集古錄》卷1,《四庫全書》第681冊,第9頁136。

〔2〕朱謙之:《老子校釋》第83頁,中華書局1984年。

〔3〕朱謙之:《老子校釋》第234—235頁。

字形作：



應隸定作豐，金文中又見於春秋晚期之蔡大師鼎（集成 2738），字形作：



春秋時期邾邾之白鐘（集成 87）作：



其所从之旁或在“豐”字之上，原為“冫”字中倒皿之形，像人以水洗面之意，如雁侯見工鐘（集成 108）銘文中“豐壽”的“”字；後來或訛變為从“鬲”形之半，如陝西扶風莊白出土的西周恭王時期的癸鐘銘文中之字，倒皿形已近乎鬲形，他如師夷鐘（集成 141）銘中之等，不煩舉證。西周以後又訛為“酉”字之形，與“文”字易混淆而致訛。有時左右兩手省去，故寫定時，有可能作“壺”字。

臺灣“中央博物院”藏西周晚期的鬯季鼎（集成 2585），字形作：



同形又見於西周晚期的諶鼎（集成 2680）：



西周中期的師奎父鼎（集成 2813）：



西周晚期的鑄子弔黑簋(集成 3944):



西周晚期的晉侯對鼎〔1〕:



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藏西周中晚期的雁(應)侯見工鐘(集成 108)銘文中,“眉壽”的“釁”字就寫作: , 其他類似的字形如:



其鐘
集成 108



癡鐘
集成 247



交君子公鐘
集成 4565



交君子公壺
集成 9662



弔買簋
集成 4129



弔家父簋
集成 4615



白沔其鐘
集成 4446



魯白俞父簋
集成 4567



頌壺蓋
集成 9732



毳鐘
集成 10119

可見西周中晚期器銘中,“釁”上半兩手中間像倒皿或“鬲”字上半之形。在字形上,特別是倒皿之形與“文”字有時相近,易於混淆,如前舉諸例。其中弔買簋、雁侯見工鐘等銘文中的釁字上半即極若“文”。以此看來,錢大昕、李富孫等以爲“釁”字的“文”部爲後人妄增是不準確的。這恰恰是眉壽的眉字,即羅振玉所釋之“沫”字,也就是臺臺的臺字一種早期書寫形式的遺迹。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又將其字省作“文”。故所謂“文文其有家”當讀爲“臺臺其有家”爲是。筆者在倉促中撰成此稿,在復旦大學古文字學會上發表,但回港後,找出與“眉壽”有關的文章,拜讀了沈培先生的《釋甲骨文、金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一文,才知道裘錫圭先生在釋讀史牆盤時曾討論到銘文中的“釁無丐”就是漢代成語中的“文無害”,但後來編定文集時,出於慎重,將這句話刪除。〔2〕 沈培

〔1〕 鍾柏生等編:《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》第 624 頁,臺北藝文印書館 2006 年。

〔2〕 裘錫圭:《史牆盤銘解釋》,《文物》1978 年第 3 期,第 27 頁。收入其文集的《史牆盤銘解釋》,則刪去了這段話,見《裘錫圭學術文集》第三冊《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第 13 頁,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2 年。

先生之文則在第三、四節中專門討論了史牆盤中“鬯無亏”即漢代典籍中“文無害”之問題，提供了更多例證。^{〔1〕} 這亦可作為清華簡《周公之琴舞》中“文文其有家”可讀為“臺臺其有家”之佐證。

至於清華簡文“四啓曰”之下，如李學勤先生介紹，其開端說：“文文其有家，缶（保）監其有後，孺子王矣。”若譯成現代漢語，當解釋為：“（成王）勤勉於其家業，又有保監隨之而後，則必能王天下也。”

（陳致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）



〔1〕 沈培：《釋甲骨文、金文傳世典籍中跟“眉壽”的“眉”相關的字詞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19—46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。